

全華叢書

印

全
華
叢
書

上金華生王禕子充也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
毀于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卽其故址作屋以居而
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
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
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
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記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
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

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
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
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
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
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榱楠豫章
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
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
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
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

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
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旣爲人累而不材者
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
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
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
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
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
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
不材之論哉今先王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

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旣新作其居第復於其後構樓七楹間以爲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月迨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十九代天師太元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

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上清外史薛元卿名之爲高
風而豫章揭文安公實記之太元仙去二十五年亭
亦毀不存今冲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
成登樓而望之塵湖琵琶徵君聖井藐姑雲臺仙巖
象山諸峯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
之遺趾不一里而近巖姿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
所爲名而使來徵記於余夫太元之道老子之所爲
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
有所爲也古之善爲治者蓋嘗用以爲天下而天下

寧壹矣是豈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
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迎之而不見其前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
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沖虛之道卽太元之道而已
其靜也襲常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守其
一而無所宰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物無
疵癘出而佐明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化
焉前作而後述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于繼承者
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沖虛之志者歟抑

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蜚廉桂觀之屬作焉想
夫風晨月夕天宇澄肅冲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
盼嚮潛通太元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輶鳳輿百靈
衛翊繽紛而後先焄蒿悽愴如將見之庶幾擁其慶
祥之福乎神明之裔益綿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
尙爲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旣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
凡郡縣公廨其前爲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

胥卽其後及兩旁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于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婺爲上縣南昌張君爲令三年于茲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毀于兵惟譙樓僅存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弗稱君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乃益以興造爲己任勸民之有餘力哀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趨之其中爲眎事之廳廳之後爲燕處之堂廳之前爲儀門其左右爲步廊堂之後爲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爲而廊

之兩旁爲羣吏之舍又其東爲部使者分司之署其
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爲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
有五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竝者益之而割他地之
隸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于洪武二
年六月己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君使民有道
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爲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
余曰子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爲烏
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綢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
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

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爲義烏距今
七百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
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爲豈因仍更革
之際固係於時歟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
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今義烏得張君爲
令旣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興事以成其
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
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
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

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誠字
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治
行爲諸縣最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興造茲不著贊
是役者主簿李君某也

致樂軒記

吾友東陽蔣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穹棟奧宇亭
館園池之適焉他日復卽內堂之前構爲小軒前臨
清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
致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余記諸其顏之左方嗟

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清之時焉而烹熟羶薌以飲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爲養養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彊壽豈且子孫眾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

人所易及哉雖然溫清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伯康氏蘊其才器不爲時用而居鄉里夙有仁義之譽故吾願伯康於此加之意也苟進於此而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君子事親之道豈復有加于此者哉予也奔走于外有母而不遑將也因伯康之屬能無歆然於心乎書以記之旣爲伯康喜且并以志予愧也

謁周公廟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壑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修形勢殊幽阻廟東北數十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卽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

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
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
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
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
也厥後陝西部使者李木魯狎言周公先聖在唐與
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
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
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
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